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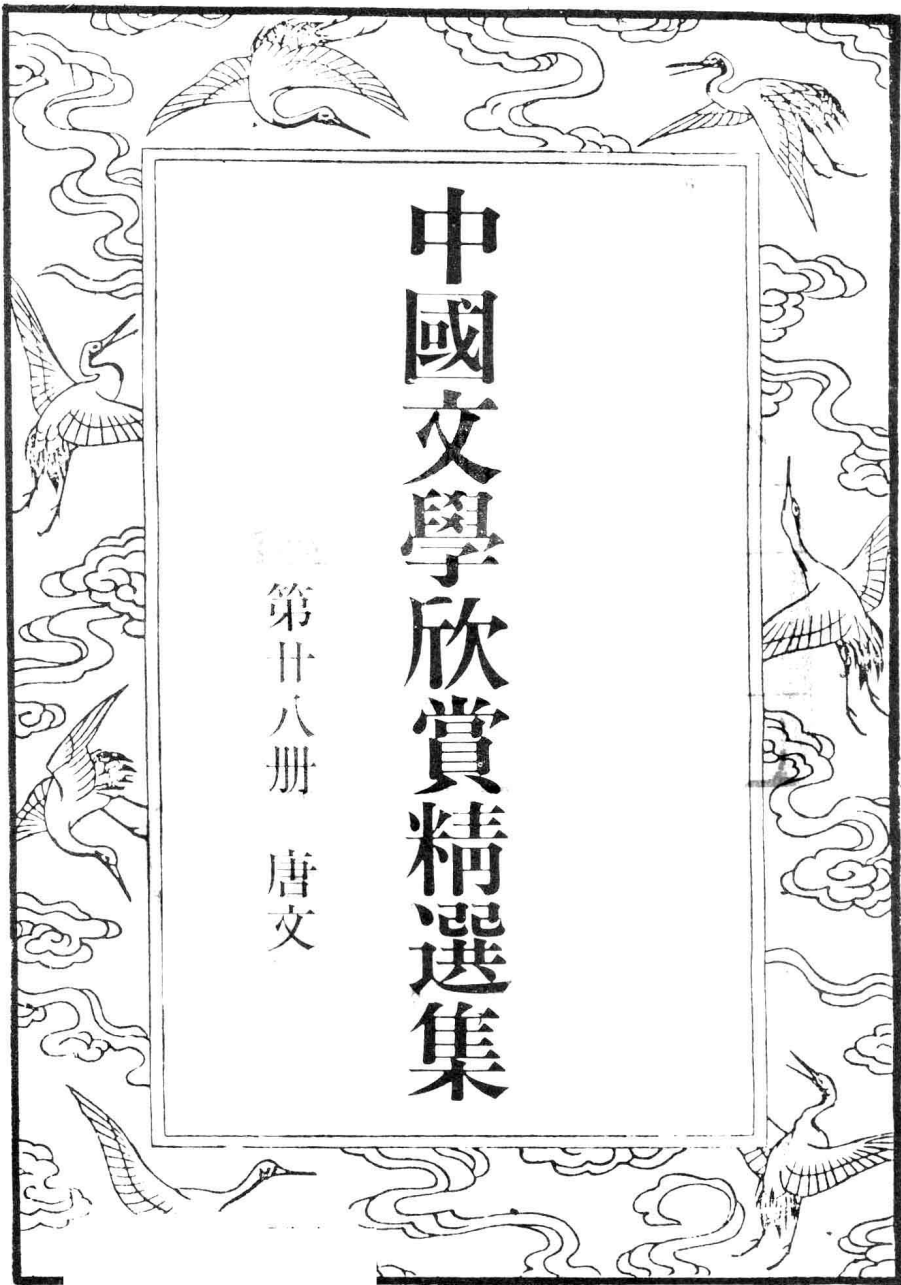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 欣賞精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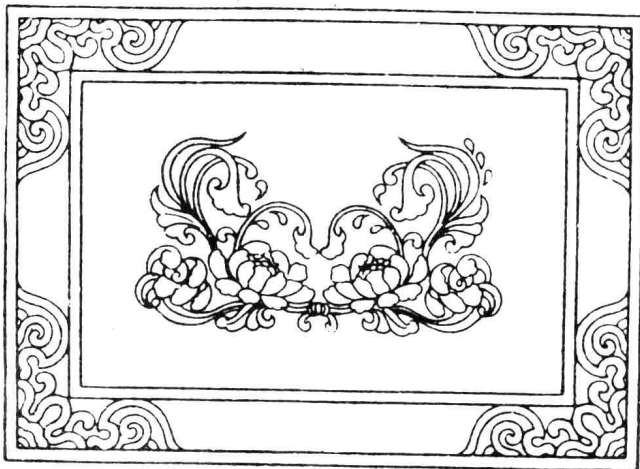
第廿八冊 唐文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第廿八冊 唐文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全35冊，定價新台幣7000元)

編著者：姜 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鄭 惠 文

發行所：莊嚴出版社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0 號雙子星大樓 2 樓 2 號

電 話：8356376 • 8359621

郵 撥：11119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72年 9月一版 • 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二十八冊

目 錄

唐文

魏徵

諫太宗十思疏……………三

晉書

祖逖傳（節錄）……………一〇

王勃

滕王閣序……………二一

駱賓王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三八

與博昌父老書……………四五

張說

祭石嶺戰亡兵士文……………五二

王維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五八

李白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六四

韓愈

原毀……………六八

雜說一……………七五

雜說四……………七七

師說……………七九

圻者王承福傳……………八五

諱辯……………九一

爭臣論……………九六

柳宗元

送孟東野序	一〇七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一一五
祭田橫墓文	一二二
祭十二郎文	一二七
柳子厚墓誌銘	一三六
張中丞傳後敘	一四七
答李翊書	一五七
與崔羣書	一六五
祭鱸魚文	一七三
封建論	一八〇
桐葉封弟辨	一九六
捕蛇者說	一九九
段太尉逸事狀	二〇四
種樹郭橐駝傳	二一七
梓人傳	二二二
三戒並序	二三三
愚溪詩序	二四一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二四七
始得西山宴游記	二五三
钴鉤潭記	二五九

元稹

白居易

李翱

皇甫湜

李商隱

樂府古題序	三〇〇
與元九書	三一四
廬山草堂記	三四一
楊烈婦傳	三五〇
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三五八
李賀小傳	三七二
李商隱	三七八
袁家渴記	二七二
石渠記	二七六
石澗記	二八〇
小石城山記	二八三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八五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二六八
钴鉤潭西小丘記	二六三

魏徵

魏徵（西元五八〇年——六四三年），字玄成，魏州曲城（故址在今山東省掖縣東北）人。隋末李密起兵造反，他從軍掌管書檄。李密失敗後，他投奔唐主李淵。後來輔佐太宗，參預國政，成爲一代名臣。累官至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

魏徵雖然對於他早年投筆從戎的經歷津津樂道^①，後來在唐朝表現出的才能却在政治而不在軍事，所以當唐太宗將他和諸葛亮比較的時候，有人認爲他不能比才兼將相的諸葛亮。唐太宗還將房玄齡和他並提，說玄齡的功績是在貞觀前天下未定之時「周旋艱險」，魏徵的貢獻是在貞觀後「安國利民，犯顏正諫」。不少史家認爲，納諫是唐太宗的一大美德，而敢諫則是魏徵的特出表現。唐柳芳稱頌魏徵是「三代遺直」^②，呂溫讚美他「危言正色，保太宗德」^③。唐太宗自己說用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死了他就少了一面鏡子。

魏徵除在政治上匡助太宗以外，在文化事業上也是有貢獻的。唐初搜集和整理圖籍的措施，就是出

① 見〔述懷〕。

② 見〔新唐書·魏徵傳〕引。

③ 見呂溫〔呂衡州文集·凌煙閣勛臣頌〕。

於魏徵的建議。當時編史的工作他又是總其事者，他自己也參加了〔隋書〕的編寫，並得到「良史」之名。

除史筆而外，魏徵的文章還見於他的許多諫諍和言事的上書。詩歌今存三十餘首，絕大部分是郊祀樂章和奉和應詔之作，內容無非歌功頌德。只有〔述懷〕一篇是言志之詩，值得注意。

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一〕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二〕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三〕。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四〕之重，居域中之大〔五〕，將崇極天之峻〔六〕，永保無疆之休〔七〕。不念於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八〕，承天景命〔九〕，莫不殷憂〔一〇〕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一二〕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一二〕。雖董〔一三〕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一四〕，所宜深慎！奔車朽索〔一五〕，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一六〕；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一七〕；樂盤遊〔一八〕，則思三驅〔一九〕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二〇〕，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二一〕；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二三〕，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二三〕，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

養松喬之壽〔二四〕，鳴琴垂拱〔二五〕，不言而喻〔二六〕；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二七〕哉？

〔一〕木之長：木，樹。長，高大。

〔二〕浚：挖深。

〔三〕積其德義：是多行仁政的意思。德義，德，指對老百姓施恩；義，指應該爲老百姓謀福的事。德義，即合指仁政。

〔四〕神器：指帝位；語出〔老子〕：「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五〕居域中之大：即奄有天下，爲天下之主，最高最大的意思。域中，天下、海內的意思。

〔六〕崇極天之峻：即高與天齊的意思。峻，高。

〔七〕無疆之休：無疆，無窮、無限。休，美善、喜慶。

〔八〕元首：人君；語出〔書經〕：「元首起哉！」近世民主國家的最高執政領袖亦稱「元首」。

〔九〕景命：大命。景，作「大」「明」等義解。舊時認爲做皇帝是承天之命。

〔一〇〕殷憂：深憂；語出〔詩經〕：「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一一〕胡越：胡地在北方，越地在南方，用以比喻疏遠。

〔一二〕行路：行路之人，各不相識。

〔一三〕董：督。

〔一四〕載舟覆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用水、舟比喻民、君。

〔一五〕奔車朽索：用朽壞的繩索駕駛奔馳的車。語出〔書經·五子之歌〕：「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傳：「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御馬也，以喻危懼可畏之甚。」

〔一六〕謙沖而自牧：謙沖，謙虛。牧，作「養」解；〔易經·謙卦〕：「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注：「恆以謙卑自養其德也。」

〔一七〕江海下百川：江海較百川低下，故百川匯流入於江海而成其大。

〔一八〕盤遊：盤桓遊樂。

〔一九〕三驅：古時天子打獵，每年以三次爲度，名爲「三驅」。〔漢書·五行志〕：「田狩有三驅之制。」

〔二〇〕雍蔽：阻塞不通，上下隔閡。

〔二一〕黜惡：斥退壞人。

〔二二〕九德：〔書經·皋陶謨〕：「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按此處仍指「十思」，因上下對偶，避免重字，改用「九德」。讀者可體味句中之「此」字「茲」字，其義自明。舊選本因不好解，將「德」字易爲「得」字，九得改爲十得其九，則失其本義。

〔二三〕爭馳：爭相效命的意思。

〔二四〕松喬之壽：松喬，指古時仙人赤松子與王喬，世因用爲祝壽之詞。〔易林〕：「壽如松喬，與日月俱。」

〔二五〕鳴琴、垂拱：皆用以比喻無爲而治。鳴琴，即鼓琴，語出〔說苑·政理〕：「宓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垂拱，即垂衣拱手，語出〔書經·武成〕：「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二六〕不言而化：不用說話，教化即能大行。

〔二七〕無爲之道：即指爲君之道。案，〔老子〕：「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此處即摘取其語；〔老子〕，古認爲「人主南面之術」。

【說明】

〔舊唐書·魏徵傳〕載有魏徵上唐太宗四篇奏疏，史臣贊稱「可爲萬代王者法」；本文卽第二篇。因篇中列有十點，請太宗思考，作爲修身治國之準則，故題爲「十思」。舊選本有刪節，今依〔舊唐書〕校排。

【語譯】

臣聽說，凡是打算叫樹木長得高大的，必須先得穩固它的根柢；想使流水奔流得長遠的，必須先得挖深它的泉源；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的，必須多多施行仁政。泉源如果不挖深，怎麼能希望水流得長遠？根柢如果不穩固，怎麼能要求樹長得高大？那麼，如果不多行仁政，却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就是最愚笨的人，也知道不行，更何況明智的人呢？人君身居帝位，非常重要，富有四海，土地廣大，地位的尊貴，必須要崇高到和天一般齊，保持太平福樂的盛世，直到永遠。如果在安逸的時候，不時刻警惕，提防遇到危險，不知道崇尚節儉而戒除奢華，不多行仁政，而克制不住慾望的話，這也就跟挖去根柢却想使樹長得高大、堵住源頭却想使水流得長遠是一樣的。

所有做元首的，他們上承天命做了皇帝，沒有不是在艱難創業的時候還能够彰顯大道，一到功成業就的時候就不再施行仁政了；開始時不錯的很多，能繼續到最後的却很少。難道是創業容易，守成反而困難了嗎？從前創業，能力是綽有餘裕的，如今守成，能力却又不够了，這是什麼道理？這是因爲在創業的時候，艱難困苦，多憂多慮，必定要竭盡忠誠對待部下纔行；但是一旦得志成功以後，便以爲什麼

也不值得憂慮，放縱情慾，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對待別人就驕傲起來了。能够竭盡忠誠，就是南北不相干的人，也可以結成一體，如果對人驕傲，那就縱然是骨肉至親，也會變成各不相識的路人。這時雖然再用嚴刑峻法來督察，用威嚴震怒來恐嚇；結果人們的守法，只是爲了避免刑辱，決不是因感懷仁政而自動如此；只是表面假裝恭敬順從，却並不能心悅誠服。怨毒不一定要多麼大，有一點就不得了，因爲最可怕的還是黎民百姓。人民像水一樣，它能載船，也能翻船，應該極端謹慎！又像用朽敗的繩索，駕馭奔馳的車馬，萬分危險，能够不注意嗎？

做人君的，如果真正能够在見到可以滿足慾望的事物時，就想到應該知足，不要妄貪，這樣可以警戒自己；在打算要辦什麼事的時候，就想到應該適可而止，不能作得過分，這樣就不致擾民；每逢擔心地位越高越危險時，就想到應該謙虛，要自己努力修養；當害怕驕傲自滿容易招禍時，就想到那江海的所以能够容納百川，是因爲比百川低下的緣故；喜歡遊樂，就想到應該按照古禮，每年打獵以不超過三次爲度；防備懈怠，就想到無論什麼事自始至終都應該小心謹慎；顧慮上下隔閡，容易受蒙蔽時，就想到應該虛心靜氣地接納下面的忠諫；有壞人來進讒言的時候，就想到自己應該先立身端正，自然就可以使壞人不敢進前；施恩於人，就想到不要因爲一時的喜歡胡亂賞賜；處罰別人，就想到不要因爲一時的惱怒濫用刑法。——以上總共是十點，把這些都能實行起來，再選那賢能的人任用，揀那良善的話聽從；那麼，就能使得才智的人貢獻出他的計謀，勇武的人貢獻出他的能力，仁德的人廣佈他的恩惠，誠實的人報效他的忠心；文官武將爭着盡力服務，人君臣下都能相安無事，可以享受舒適遊憩的快樂，可以達到松、喬那樣的高壽，鼓着琴，垂着衣裳，拱着手，不用說話，一切教化就大大地行開了；何必再費

精神、傷腦筋，代替下面各有專責的主管們去做這做那，役使自己聰明的耳目，失去爲人君的身份呢？

晉書

〔晉書〕是唐太宗時房喬奉敕纂修的，參預其事的共有二十一人，類例出於敬播，李淳風、于志寧等爲志，顏師古、孔穎達等爲紀傳，太宗自爲〔宣武紀〕，凡一百三十卷，計本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修史之出於衆手，卽從此書開始，不過體裁並沒有因此而繁瑣。它的缺點是：採用了不少沈約荒誕的說法，以及〔語林〕、〔世說〕等詭異謬妄之言，此外則是徵引唐人李善注〔文選〕、徐堅〔初學記〕等書。

房喬（西元五七八年——六四八年），字玄齡，臨淄（山東今縣）人，是貞觀名相，官至左僕射，徙梁國公。

祖逖傳（節錄）

祖逖，字士稚，范陽（二）人也。少孤，性豁蕩（三），不修儀檢（三）；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四）。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調（五）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六），該涉（七）古今；往來京師（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九）。年二十四，僑居陽平（一〇）；後與劉琨俱爲主簿（一一）。情好綢繆（一二），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琨覺（一三），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一四）。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一五），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一六）於中原耳。」

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一七）。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一八）。達泗口（一九），元帝逆（二〇）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二一），居丹徒之京口（二二）。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二三）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二四），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二五）刺史，給千人，廩布（二六）三千匹，不給鎧仗（二七），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二八）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二九）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

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三〇〕，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三一〕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

逸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三二〕，皆恩禮遇之。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三三〕，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三四〕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三五〕，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三六〕，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三七〕，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三八〕，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三九〕發病。病篤，歎曰：「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四〇〕國也！」俄卒於雍丘〔四一〕，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四二〕百姓，爲之立祠。

〔一〕范陽：郡名，三國時魏置，治今河北涿縣，至隋代廢。

〔二〕豁蕩：任性率真而不受約束的意思。

〔三〕儀檢：儀，指莊重的外表；檢，指規矩的行爲。

〔四〕節尚：氣節、節操。

〔五〕調（ㄕㄨㄣˋ）：瞻顧、施給。

〔六〕書記：泛指書籍。

〔七〕該涉：博覽多聞的意思。

〔八〕京師：西晉的首都，即今河南洛陽縣。

〔九〕贊世才具：贊世，對於社會有用。才具，卽才器。

〔一〇〕陽平：郡名，魏置，治今河北大名縣。

〔一一〕「後與」句：劉琨（西元二七〇年——三一七年），字越石，晉魏昌（陝西石泉縣）人。惠帝時以功封廣武侯，元帝時拜爲侍中太尉。他和祖逖結爲生死之交，決心致力國事；他曾寫信給他的親舊說：「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着鞭耳！」他堅守晉陽，在淪陷區裏和敵人作殊死戰，他的父母都被敵人殺害了。後來他參加了胡人段匹磾的隊伍，想趁機把軍權奪過來，結果不幸失敗而被殺。他不僅是一位能帶兵作戰的英雄，還是東晉初年有名的詩人，他在死前所作的「重贈盧諶」詩有這樣的句子：「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沉，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很可以看出他的悲憤焦急的愛國熱情。主簿，管理文書簿記的官。

〔一二〕綢繆（ㄇㄨ）：纏綿、親密。

〔一三〕蹴現覺：蹴（ㄘㄨ），用腳踢。覺，醒。

〔一四〕「聞鷄起舞」的典故，就出在這裏。

〔一五〕鼎沸：鼎，鍋；鼎沸，是鍋裏的水在沸騰，用以比喻世亂。

〔一六〕避：讓。

〔一七〕淮、泗：卽淮、泗二水之間，約當今江蘇北部。

〔一八〕行主：行旅中的領袖。

〔一九〕泗口：泗水入淮的地方，在今江蘇銅山縣境。

〔二〇〕元帝逆：元帝，東晉第一任皇帝，名叫司馬睿，他是琅玕王觀之子，本在建業（今南京）鎮守，西元三一六年匈奴族劉聰擄殺晉愍帝（司馬業），翌年他便卽位南京，在位僅六年。逆，迎。